



# 中国科举文化

刘海峰 著

科举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传统考试制度，它已走入历史，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在当今中国已不可能再度恢复；但它又有抹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时常被唤醒，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踪影可以追寻，甚至还以不同的形态在现实社会重新复活。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科学）

2007年度国家一般课题“科举学研究”之成果

ISBN 978-7-5313-4821-2

藏地 (T0) · 目錄 · 索引

# 中国科举文化

刘海峰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 刘海峰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科举文化 / 刘海峰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82-9108-7

I . ①中… II . ①刘… III .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 IV . ①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5038 号

---

出版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发行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34

插 页：1

字 数：48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出版时间：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品 人：刘国玉

策 划 人：刘一秀

责 任 编辑：张金龙 马 新 刘 瑶 王 玲

技术编辑：袁启江

装帧设计：熊 飞

责任校对：王 静 赵 涛 刘冬华

书 号：ISBN 978-7-5382-9108-7

---

定 价：68.00 元

数曲好值

又白  
人  
三道  
四  
卷

飞  
象  
助  
修  
并  
第二  
卷

## 自序

科举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传统考试制度，它已走入历史，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在当今中国已不可能再度恢复，但它又有抹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时常被唤醒，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踪影可以追寻，甚至还以不同的形态在现实社会重新复活。

从科举时代到 21 世纪，中国人对科举的认识和评价，几经反复变化。我觉得，科举有点像古宅中的一块巨大的石碑。在宅第建立时，这块石碑记载着主人和宅第的辉煌，但时过境迁，经历过多少年的风雨，石碑所记内容与时代已毫无关系了，没有多少重要性了。在旧房改造中，因为石碑影响了新房的建设，且认为它是旧时代的落后的东西，于是将它推翻了，只作为供人们践踏的路石。但在多年之后，房屋主人的后代想起这块石碑记载着许多先人的历史，而且是这座宅第古老的标志；于是将石碑从地上挖出来，刮垢磨光之后重新立起，恢复其本来面目。此时的石碑并无褒扬或威镇的功能，只是让历史昭示现实，由过去了解现在。科举便类似于古代石碑、城墙、线装书，属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经过长期的运行，科举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从隋唐至明清，科场成为人文活动的首要场域，科举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曾有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度为中国文化很显著的特点，且形成一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社会制



度。……无论从哪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的进化，都不能不注意于科举制度。”<sup>①</sup>

“文化”是一个大字眼，也是一个使用广泛的字眼。可能因为“文化”二字太好用了，以至于有被滥用的现象。不过，科举文化可是一个长期被普遍使用的概念。由于对文化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在对科举文化也有两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小概念或狭义的科举文化是指精神文明领域中的相对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文化概念，它包括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社会习俗、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如注重考试竞争、读书做官的价值观，重视教育、学优则仕的传统。大概念或广义的科举文化认为凡是与科举有关的就属于科举文化，除狭义的科举文化以外，还包括科举制度下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科举文化，以及物质形态的科举文物等<sup>②</sup>，实际上几乎涵盖了科举时代整个民族文化。现在人们通常说的科举文化一般多指广义的科举文化。

我曾承担过教育部“十五”考试研究重点课题“科举文化的研究”，从广义的角度来研究科举文化。本书也是从大概念的范围来研究中国科举文化，是在以往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本著作，所立各篇皆不与我的《科举制与“科举学”》一书重复，并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和补充。本书由以下五个方面的科举专题研究构成：

第一部分是“科举制百年祭”。无论多复杂的历史事件，过了一百年，人们的情绪都会逐渐冷静下来，观察也会更全面更深刻。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只要实行考试竞争，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片面应试的弊端。朝鲜<sup>③</sup>历史上曾模仿中国实行了近九百年科举制，也一样出现了许多问题，与中国科举史上出现的问题基本相同，有的甚至还更严重，也有许多人批评科举制的弊端。但是在1994年，为了纪念朝鲜科举考试罢止100周年，韩国官方曾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模拟科举考试和隆重热烈的状元游行仪式。2005年不

① Paul F Cressey 著，雷震译：《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师大史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31年6月。

② 上海市嘉定博物馆（现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长期以来都设有“中国科举文物展”，到了2003年，想要举办“中国科举文化展”，便需作大量的补充与提升。“文化”的范围和意涵比“文物”广泛得多。“中国科举文化展”与“中国科举文物展”，一字之差，内涵大不一样。

③ 本书中出现的“朝鲜”多指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地区。编者注。

仅是废科举 100 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 1400 周年，在此千载难逢或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科举百年？在中国废止科举制这一重大历史事迹 100 周年的时刻，我们也不应忘却，我们不应沉默，我们不能沉默，幸好我们也没有沉默。第一部分的内容，便是围绕科举百年祭所发出的声音，其中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还原历史真相的声音。

第二部分为“科举制的兴起”。本部分的内容主要是隋唐科举制兴起阶段的研究，其中有半数的内容以本人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科举制的起源是科举学中的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对此问题有专篇加以论述。隋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时代，尤其是唐代为科举制的奠基期，宋以后各代科举内容、形式、场次乃至相关的科第习俗皆从唐代科举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从唐代开始，科场真正形成，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有了一个关键的场域。从此，科场风云变幻与政坛起伏、学校兴衰息息相关，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一段科场经历，多数政治家通过科场登上历史舞台，科举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唐代还处于科举制度的初创期和长生期，体现出创始性和进步性，并具有多样性和变动性的特点，因此唐代科举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

“科举教育的得失”构成本书的第三部分。科举是一种文官考试，但又有教育考试性质，而且越到后来教育考试性质越明显，以至于清末废科举时许多人只想到废科举可以兴学堂，几乎忘了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科举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心，与教育密不可分。本部分的篇章对科举教育的利弊得失、科举与书院教育的关系、科举的自学考试性质、智力测验性质、学位考试性质等做了专题探讨。

第四部分为“科举文化的影响”。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学术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科举制及科举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反映了中国整个帝制社会后期文化的主要特征。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又对整个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科举的目的是选拔修齐治平的治术人才，考试内容强调古典人文知识，因而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学、文学、史学乃至社会习俗等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科举制又曾被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所效法，并为西方文



官考试制度所借鉴。本部分的内容除了探讨科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科举习俗的现代遗存之外，着重研究科举制的东渐与西传，分析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和科举西传说的来龙去脉。

“‘科举学’的形成”为本书的第五部分。科举学是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科举学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定的过程，创建科举学则需要耐性。就像一束焰火，刚开始是一道闪光升入空中，到一定时候，才会绽放出巨大而美丽的光芒。自从1992年提出科举学之后，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已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和了解。尤其是经历过中国科举百年祭的洗礼之后，科举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部分所立篇章，从各个不同侧面探讨科举学的含义、旨趣、范畴和前景，力求发掘出科举学的文化底蕴，从中可以大体看出科举学的缘起和意义。

本书五个部分的内容虽然不能囊括中国科举文化的所有方面，但基本上涉及了科举文化的主要方面。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或是否承认，科举文化这种存在照样在起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科举文化，在今天还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但愿本书的出版，能促进中国科举文化的研究，并为科举学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刘海峰

2010年6月23日

SIS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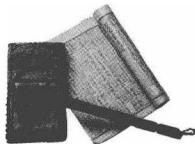
## 自序 / 1

**一、科举制百年祭 / 1**

科举制百年祭 .....	3
为科举制平反 .....	15
重评科举制度 .....	29
终结盲目批评科举的时代 .....	41
科举制为何需要平反昭雪 .....	51
为科举正名 .....	60
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 .....	75
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 .....	83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	95

**二、科举制的兴起 / 107**

“科举”释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 .....	109
唐代秀才科存废与秀才名目的演变 .....	125
唐代俊士科辨析 .....	137
唐代的科举出身与铨选入仕 .....	151
唐代考试糊名起始时间再析 .....	172
“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 .....	181
唐代学校与科举的消长 .....	193
唐代选举取士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 .....	210
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 .....	233



### 三、科举教育的得失 / 245

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 .....	247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	257
双刃剑：科举考试的利弊分析 .....	268
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 .....	275
科举能否选拔真才 .....	283
科举：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 .....	291
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 .....	301
“科举学位说”可以确立 .....	311

### 四、科举文化的影响 / 321

科举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	323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	332
东亚科举文化圈 .....	352
中国对日朝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	364
科举西传新证 .....	377
科举西传说的来龙去脉 .....	391
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	408
博状元饼——科举文化的独特遗存 .....	416
从状元筹到博会饼 .....	423

### 五、“科举学”的形成 / 433

“科举学”古今含义的演变 .....	435
科举学的旨趣 .....	442
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 .....	449
科举学：一门古老而全新的学问 .....	459
科举学：一门引人入胜的专学 .....	469
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 .....	476
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	483

“策学”与科举学 .....	499
百年回眸科举学 .....	516

后记 / 528

# 一、科举制百年祭



清廷留下的最后一块大招牌，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御笔”，是他在 1911 年 10 月 1 日（即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写的。溥仪在上面写着：“钦定四庫全書”、“欽定四庫全書”。

## 科举制百年祭

在不停奔逝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关键时段，而某些特殊日子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可能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 年前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

1905 年 9 月 2 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sup>①</sup>。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 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这是 20 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2005 年不仅是废科举 100 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 1400 周年，在科举制废止整整一百年后的今天，在此千载一时和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而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深刻的反思，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 一、“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 1300 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

<sup>①</sup>有人认为 2005 年 9 月 2 日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纪念的日子”，见韩立平《当英语成为科举》，《文汇报》2005 年 1 月 31 日第 9 版。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建立进士科以后<sup>①</sup>，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六《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之不暇，顾倦倦若此。”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八十年间，只有四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四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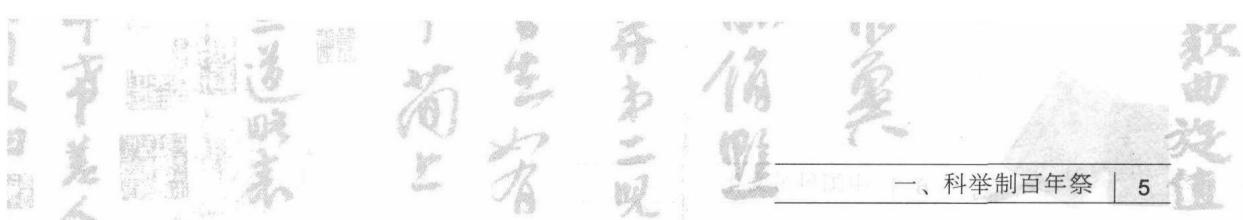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的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动乱年代，除了后梁有三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两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sup>②</sup>。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sup>③</sup>。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

①关于科举制起始于大业元年的观点，笔者已撰就《科举释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一文，进一步加以辨析和阐述。

②即使是在国运日危之时，李煜犹然留意于科第。据《十国春秋》卷十七《南唐·后主纪》载：北宋开宝八年（975），宋兵已将唐都金陵城团团围住，南唐政权危在旦夕，还照样举行科举考试。当时，“举国皆知亡在旦暮，而光政副使张洎犹谓北师已老，将自遁去，后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户部员外郎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

③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14页。



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恩科和壬寅（1902）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sup>①</sup>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sup>②</sup>。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sup>③</sup>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sup>④</sup>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穿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五百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sup>⑤</sup>包括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清代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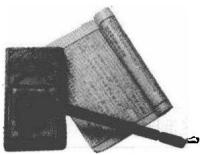
<sup>①</sup>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122页。

<sup>②</sup>Ann Waltner, Building on the Ladder of Success: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nd Recent Work on Social Mobility. *Ming Studies*, 17, Fall, 1983, p.30.

<sup>③</sup>Chinese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All Year Round. Vol. XII, Dec 17, 1864, pp.445~453.

<sup>④</sup>J. G. Keer,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Examination Hall at Canton,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No.3, Dec.1866, pp.63~69.

<sup>⑤</sup>E. L. Oxenham, Age of Candidates at Chinese Examination; Tabular Statement,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the Year 1888, New Series, Vol. XXIII, Shanghai, 1889, pp.286~287.



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朝鲜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sup>①</sup>。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做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做出决断。在 1300 年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三十多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梁章钜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sup>②</sup>。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中国社会的选才制度<sup>③</sup>。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 1905 年 9 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 二、“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从 1898 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 1905 年 9 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 1911 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 1905 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 20 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中国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sup>④</sup>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

①《钦定科场条例》卷二九《搜检士子》，乾隆十二年上谕。（《续修四库全书》八三〇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70 页）

②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五《科目》。

③刘海峰：《科举制长期存在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 期。

④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年，1 页。

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有点乱了套。虽然统治者还想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了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科举制几乎是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败的征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碍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sup>①</sup>。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sup>②</sup>？”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蓬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星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sup>③</sup>？

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

<sup>①</sup>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sup>②</sup>《大公报》第439号，1903年9月10日。

<sup>③</sup>《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京印本。